

幹部學習叢書 第一輯

列寧著

國家與革命

新中國書局



國家與革命

著者 列寧

經售者 新華書局

幹部學習叢書
第一輯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鄭州 洛陽 開封
濟南 濰坊 住木斯
濰陽 長春 齊齊哈爾
安東 大連 哈爾濱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連印造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幾乎沒有改變。其中僅僅增加了第二章第三節。

著者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號（十七號）於莫斯科

目次

初版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一
- 二 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五
-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九
- 四 國家「衰亡」和暴力革命……………三三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 一 革命底前夜……………三三
- 二 革命底總結……………二六

爲使這些對抗，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級，不致在無結果的鬭爭中互相消滅，並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之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需了。這個由社會產生而超出於社會之上，且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疎遠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德文第六版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底歷史作用及其意義的基本觀念，十分明確地表示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產生底地點和時間，就是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點和時間，因爲階級矛盾是客觀上不能調和的，所以國家也就會產生出來。倒過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對馬克思主義之曲解，却正在這個最重要的基本觀點上開始的。這種曲解分成兩個重要的派別：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因爲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逼得他們不得不承認只是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鬭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是他們這樣來「修正」馬克思，說國家便是階級調和底機關。按馬克思底學說，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則國家既不能發生，亦不能存在。而小資產階級和庸俗的大學教授們與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好意地援引馬克思底言論呢！）則以爲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按馬克思底學說，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

壓迫別一階級的機關，它建立一種「秩序」使這種壓迫成爲合法的，並使它鞏固起來，同時以緩和階級底衝突。按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意見，秩序就是階級底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他們以爲緩和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打倒壓迫者的一定的鬭爭工具和方法。

比方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關於國家底意義及其作用的問題，恰恰成了非常嚴重，成了立刻行動，而且是羣衆直接行動的實際問題，此時所有「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都一齊完全傾向於由「國家」來「調和」階級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理論了。這兩個黨底無數的決議案和兩黨政治家底論文中，充滿了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調和」論。至於國家是一定的階級底統治機關，而這個階級不能和它的對抗階級調和起來，——這一點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所絕對不能了解的。他們對於國家的態度，極明顯地證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並不是社會主義者（這是我們布爾塞維克常常指明的），而是喊些類似社會主義的空調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之曲解馬克思主義，更爲巧妙。它在理論上並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的統治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了或抹煞了下面的話：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它是站在社會之上而「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疎遠」的一個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之解放，不但非有暴力革命，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起來和體現這個

「疎遠」的國家的政權機關，是不可能的。這個結論，在下面我們可以看到，是馬克思從革命任務之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上所得的一種最肯定的結論，在理論上已十分明白，而考茨基……所「忘記」了和曲解了的（我們以後還有詳盡的說明），也正是這個結論。

二 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恩格斯繼續說：

「……國家與宗法的（氏族的或部落的）舊組織不同之點，第一就是它依照地域來區分其治下的人民……」

這樣的一種區分，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它會與宗法的或部落的舊組織作了長期的爭鬥之後，才發生出來。

「……國家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社會政權底建立。這個政權是和那個自行組織為一個武裝力量的民衆，已經不能直接符合了。這個特殊的社會政權所以必需，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之後，民衆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了……這個社會政權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的。構成這個政權的，不僅有武人，而且還有物體的附屬品，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強迫的機關，——這些都是氏族社會（部落社會）所沒有的……」

……社會政權，是隨着國內階級矛盾之劇烈，隨着鄰近國家之增大與其人口之增加，而加強起來的。試拿現在的歐洲來觀察一下就夠了，這裏階級鬭爭和侵略競爭，把社會政權增到了這樣高的程度，它竟有併吞全社會，甚至併吞國家的危險了……。

這一段文字至遲不過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作於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此時進到帝國主義的轉變——托拉斯底完全統治，最大銀行之握有一切權力，以及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在法蘭西還只初步開始，而在北美和德意志，甚至更要薄弱一點。從那時起，『侵略競爭』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初，全世界已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就是說，被這些巨大的強盜的列強所完全分割了。從此海陸軍備便無限地增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英、德兩國之互爭世界霸權和瓜分贖物的強盜戰爭，致使社會所有的力量被掠奪的國家政權所『吞食』的過程，走近完全的崩潰的局面。

還在一八九一年的時候，恩格斯就能够指出『侵略競爭』，是大列強之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特徵之一，可是到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當這種競爭已經加劇了許多倍而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社會國家主義底混蛋們，却利用『保護祖國』、『保護共和國和革命』等等的鬼話，

* 即『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

** 在原稿上是：『偉大的革命』。

——校者

——編者

來遮掩他們袒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底強盜的利益了！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爲要支持超出於社會之上的特殊的社會政權，便需要賦稅國債。恩格斯說：

……『官吏們掌握了社會政權和徵稅的權利，他們便成爲駕乎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從前人們對於部落（氏族）的社會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在現在的一般官吏們看來已經是不夠了，就假定他們能夠獲得這種敬意的話……』對於官吏之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殊法律也訂立起來了。『區區一個小警察員，其『威權』要太過部落社會的代表；可是甚至文明國家底軍事首領，一見了部落酋長所享受的那種『不因威迫而發出來的社會底敬意』，也就要發生羨慕的心理。

這裏已經講到關於成了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們底特權地位問題。同時指出了一個根本問題：什麼使他們能夠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讀到下面就會知道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怎樣在實際上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而一九一二年考茨基又怎樣反動地來抹煞這一個問題。

『……既然國家是爲要控制階級對抗性而發生的；既然它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按通例講來，它便是最強有力的、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底國

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因而在政治上也變成統治階級，並且由此獲得壓迫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的國家是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而且現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雇用勞動的一種工具。但是我們也可以遇到例外的情形：這就是有這樣的時期，那時鬭爭的階級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情形，使國家政權對於這兩個階級的關係，暫時得到一種相當的獨立性，表面上鬚髯是這兩個階級間的中間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底君主專制政體，法國的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和德國的俾斯麥，都是這樣（註四）。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俄羅斯共和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這樣——當克倫斯基政府已經開始壓迫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後，曾經有一段時間，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領導，已經沒有力量，而資產階級却還沒有充分的力量能夠來直接解散蘇維埃，此時的克倫斯基政府，就是這樣。

恩格斯繼續說：

在民主共和國裏面，『財富間接地但因此却更可靠些地運用它的政權』，就是：第一，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例如美國）；第二，用『政府與交易所之間的聯盟』的方法（如美國與法國等）。

到了現在，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已經在所有民主共和國中非常巧妙地把這兩種方法；發展

「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久長的經驗，同時他說，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這種制度在現代的國家中，不能而且永遠不會給予再大的結果。」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如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以及他們的同胞兄弟們——西歐的社會國家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他們對於這種普選制都正是希望著「更大的結果」。他們自己起一種妄念，而且用這種妄念去鼓動民衆，以爲普選制「在現代的國家中」真正能够表現大多數勞動羣衆底意志，而且能够擔保這種意志底實現。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一種妄念，只能指出：恩格斯底十分明顯的、確定的和具體的申說，在「正式的」（就是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黨底宣傳和鼓動中，到處都被曲解。以後，我還要敘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現代」國家的見解，那時我們將詳細地說明此地恩格斯所駁斥的這個觀念底全部虛偽性。

恩格斯在他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見解作了一個總結，其詞如下：

「於是，可知國家不是向來就存在的。從前有過沒有國家的社會，在這些社會裏面，簡直不知「國家」和「國家政權」爲何物。在經濟發展底某一個階段上——這個階段必須與社

* 在原稿上說：「與政治體制之個別缺點」。

——編者

關和指導生產過程的機關，便來代替治人的政府。國家並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衰亡的。我們應該站在這個觀點上來估量「自由人民國家」這一句話，這句話在鼓動的意義上可以暫時存在，可是從科學意義上講來，它是不能成立的。同時我們應該站在同一的觀點上來估量一晝夜間廢除國家的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底要求。」（見恩格斯著的『駁杜林』，德文第三版，第三〇二至三〇三頁）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恩格斯這一段具有極豐富的思想的議論中，現代各個社會主義黨所奉爲社會主義思想底真正遺產的，僅僅是馬克思所說的國家「衰亡」，以別於「廢除」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的學說而已。這樣的截斷馬克思主義，這無異於把馬克思主義化爲機會主義，因爲這樣的「解釋」，僅僅是留下了一種模糊的印象，以爲只有緩緩的、平順的、逐漸的變化，而沒有突變和怒潮，沒有革命。對於國家「衰亡」之一般流傳的風行一時的了解，顯然是抹煞革命，——如果不是否認革命。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最魯莽的曲解馬克思主義，這種曲解只是有利於資產階級，而在理論上是由於忽略恩格斯底「總結」議論（我們已在上面完全引出來了的）中所指出的最主要的論點和理由。

第一、恩格斯在那段議論底起頭幾句中就說，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它「即此便消滅國家

那個時期而言的。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候『國家』底政治形式是最完滿的民主制。但是在無恥地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當中，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此處是同時講到民主制底『沒』和『衰亡』。這一眼看來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那些『不了解』這一點的人，只是因為他們不會思索到，民主制也是國家，因此，一旦國家無形消滅，民主制也隨之而無形消滅。只有革命才能够『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一般的國家，就是說最完滿的民主制，只能自行『衰亡』的。

第四、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立論，說『國家是自行衰亡的』，同時，他立刻就具體地加以解釋，說這個立論是用來反對機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把『國家衰亡』這個立論中演繹出的結論，用以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放在第一位。

我們可以擔保說，曾經讀過或聽到過國家『衰亡』的論調的一萬人當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完全不知道，或是不記得恩格斯從他這個立論中所得出來的結論，不僅是用以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在其餘的十個人當中，或許有九個人不懂得什麼叫做『自由人民國家』以及爲什麼向這個口號進攻，便是向機會主義者進攻。歷史就是這樣記載出來的『偉大的革命學說就是這樣的被人暗中假造爲流行的庸人主義了！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結論，被人千萬次地重述了，糟蹋了，印入了一般人的頭腦中而爲最簡化的東西，成了很鞏固的偏見。可是關於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却被

「……暴力在歷史上還有另一個作用（『除了造惡之外』），就是革命的作用；據馬克思底意見，當一個舊社會孕育着一個新社會的胎胞的時候，暴力便是這個舊社會底產婆；暴力是社會運動所藉以開闢自己的道路和破毀窳舊死殭的政治形式的一種工具——凡此一切，杜林先生一字也沒有提及。他僅僅在歎息和呻吟聲中勉強地承認，爲推翻剝削者的經濟計，暴力也許是必要的——可惜！——，因爲一用暴力會使應用它的人敗壞德性的！雖然每次勝利的革命之後常有那種道德上知識上的極大的進步，他終竟說這個話了！而這種話又是在德國說的，在德國，民衆也許不能不進行暴力的衝突，而在德國發生這個衝突至少可以獲得這樣的利益：就是說，至少可以打破因三十年戰爭*之失敗而滲透在國民意識中的一種奴隸精神。而杜林那種黯淡的、凋零的、無力的、僧侶的思想，何敢提出到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革命的政黨（註五）中來？」（見『駁杜林』，德文第三版，第二編第四章第一九三頁）

怎樣可以把對於暴力革命的頌揚——這是恩格斯從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四年（就是說，至其死的那一年）曾經堅決貢獻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來與國家『衰亡』底理論相併合而成爲一個學說呢？

人們往往藉折衷主義來把它們併合起來，用無原則的或詭辯家的方法任意抓住（藉以取惠於

姑息地對這個綱領底機會主義加以鞭答——這一種頌揚，絕不是『感情衝動』，絕不是誇張其詞，也絕不是論戰伎倆。必須有系統地用這種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而且唯有用這種觀點來訓練羣衆，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全部學說之基礎。現在極盛一時的社會國家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思潮之背叛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其特別鮮明的表現，就在於這兩種思潮忘記了這種宣傳和這種鼓動。

沒有暴力革命，要以無產階級的國家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國家之消滅，即一切國家之消滅，除了任其『衰亡』之外，便沒有別的道路。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個個別的革命的形勢，分析每一個個別的革命經驗之教訓的時候，會詳細地、具體地發揮了他們所持的這些見解。我們現在就在下面來研究他們學說中這一個顯然最重要的部分。

命發展了集中制，『但是同時却擴大了國家政權底容量，屬性和輔助機關底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機關』。合法帝制和七月帝制（註九）『除了很大的分工外，什麼新的東西都沒有增添出來……』

『……最後，代議制的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壓迫底辦法之外，已經不能不加強國家政權底手段和集中。所有的政變都使國家機關臻於完善，而並沒有破壞它』（着重點是我加上的）。『那些相互更替爲着取得統治權而鬭爭的政黨，都把這個巨大的國家建築物底奪取，視爲自己的主要的勝利品。』（『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九〇七年在漢堡出版的德文第四版，九八至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出色的議論裏，較之在『共產黨宣言』裏，有了長足的進步。在『共產黨宣言』裏，關於國家問題還提得極抽象，在最普遍的概念和詞句中表現出來。在後一著作中，這個問題就提得很具體，而且做出格外正確、肯定、實際而明白的結論說：過去一切的革命，都使國家機器臻於完善，可是現在我們必須打破它、破壞它。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之主要的、基本的地方。而正是這個基本的地方，不僅被勞盛一時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所忘記了，並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所公然地曲解了（我們以下要說及的）。